

★ 解密一代开国元勋的婚恋往事 ★

红色婚缘
开国将帅与夫人
的婚恋纪实

创民◎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 解密一代开国元勋的婚恋往事 ★

红色婚缘
开国将帅与夫人
婚恋纪实

创民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婚缘:开国将帅与夫人的婚恋纪实./创民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113-0436-0

I.①红… II.①创… III.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9256 号

红色婚缘:开国将帅与夫人的婚恋纪实

著 者/创 民

责任编辑/文 峰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毫米 1/16开 印张/16 字数/180千字

印 刷/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436-0

定 价/30.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婚礼篇

六十五人赠言和窑洞里的婚礼——王宗槐中将与夫人范景明 2

相识在抗日疆场,相聚在模范的后方,卿卿我我,话短情长,从此花宿双飞,准备弄瓦弄璋。

王宗槐调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分区政委王平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爱人范景新有个妹妹……”

要捎信,得事先写好,揣在身上等候。姑娘们住在一块,专搜情书。

范景明西行完婚,跋涉了3个多月,行程千里。有艰辛、有险遇,更多的则是爱的真谛……

在同一个窑洞里,靠着战友的铺位,没有蚊帐,毫无遮拦,新婚夫妇将就了一宿。羞得新娘子一大早就钻出窑洞……

王宗槐回到家里,女儿会说话了,不认识他,叫他“叔叔”。晚上哭丧着脸说:“我们家不让叔叔住。”

香烟的故事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涂通今少将与夫人王黎 ... 16

“学界泰斗”、“红军博士”。涂通今和结发妻子王黎穿越烽火硝烟与和平风雨的爱情,在半个多世纪里历久弥新。

既是恋人,也是兄长。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在歌声缭绕的后方,涂通今时刻无微不至地呵护着王黎。

丈夫生了病,王黎买回一筐土豆,加工成土豆粉上街叫卖。“爱的长征”,行程5000里。

新中国派遣的第一批医学科学博士留学生。王黎亲手挑选了一套瓷器给丈夫寄去。瓷器的英文名叫 CHINA。

“调皮遇厉害 花好配月圆”——王树声大将与夫人杨炬 24

大将求婚:王树声听说门诊部有个杨医生挺不错,未等介绍人说好就自己找上了门。不想话到嘴边口难开,吃了杨炬的“闭门羹”。

王树声一听到结婚两个字,就把杨炬的手握紧了,说:“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呢!”贺龙和徐向前哈哈大笑,说:“这牌一打就走不成喽!中秋夜,圆月夜。”

蜜月刚过,毛泽东点将王树声。中原突围,杨炬化装成国民党的团长太太。也许是纯粹偶然,也许苍天有意,把更多的恩爱时刻无限情意都留给了八月十五中秋节。

最简单的婚礼——贺龙元帅与夫人薛明 37

龙的传说。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拉起了自己的队伍。这个军就是打响“八一”南昌起义第一枪的主力军。

贺龙的原配夫人死于南昌起义。后在湘西,他又娶“红军两姐妹”的姐姐蹇先任为妻。与薛明的婚姻:天缘巧定。

最简单的婚礼。婚后小插曲。“你怕人议论!嫁给贺龙怎么了,做人就矮一头吗?”

毛泽东说:“我当你的保皇派。”儿女情长。会诊不久,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恨离开了人世。

八宝山上空升起一缕白烟,贺龙的遗体火化了。铺天盖地的雨幕中,是极宏大又极细切、极深远又极切近的哭诉声……

患难篇

卫戍司令:离别不言情——傅崇碧少将与夫人黎虹 ... 51

16岁投身革命,一次动员数百人参加红军,3次负伤,长征路上,拒绝手术:因为怕被锯掉了腿。

黎虹: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延安,从延安到晋察冀。也就是在这里,“听组织的”,嫁给傅崇碧。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傅崇碧从旅长到军长。没有时间在一起,黎虹冒险只身赴朝前线相会,一见面就挨了一顿批。

因病得“休”。一对“夫妻病人”互相勉励。坐了飞机,住了海滨。孩子们高兴若狂,傅崇碧心里嘀咕:是不是给我安排后事?

毛主席亲点的卫戍司令。文革中紧随周总理,保护老干部。

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握住他的手。给夫人黎虹写下了几行铅笔字。7年监禁,妻子与儿女。

毛泽东问:“傅崇碧在哪里?在北京我要见他。”非常时期,二度出任卫戍司令。邓小平指示:“你用百分之四十搞卫戍区整顿。”

一生不曾还乡,八十回眸往事。金婚之日夫妻合璧。最大的遗憾:“文革”抄走了一箱子“宝贝”。

“左王小陈毅”和他生命中的两位女性——陈沂少将与夫人马楠 70

“大右派”陈沂被开除党籍军籍21年,香港文艺界却称他为“左王”。陈沂坐过三次监狱,三次都是在爱人的安慰中顶过了艰难时日。

陈毅对马楠说,“要陈沂给总理写封信,总理一定会批给我办,我就给他催办。可你不要说是我说的。”

周总理拖着基本不会跳舞的马桶跳了场舞。第二天哈尔滨就传开了总理接见陈沂夫妇的消息。

挚爱亲情,这是人间最可宝贵的。幸而有了亲人,有了不是亲人又是亲人的父老乡亲,陈沂夫妇才过了难关。

在陈沂心中,深深埋藏着一个年轻女性的身影,他爱她爱得那么深,以至于50年后一见到她,一写到她,笔尖上溢出来的情感依然像家乡的赤水河清澈而深挚。

八载磨难更同心——罗瑞卿大将与夫人郝治平 ... 79

诗之一: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藐视敌顽如草芥,只知工作与斗争。三十四年虽往矣,堪幸儿女已成林。

诗之二:革命意志正高昂,主席指示执行忙。古谚明枪容易躲,又云暗箭最难防。林贼谋我真狠毒,叶妖害君胜虎狼。多行不义必自毙,两逆恰落此下场。

诗之三:红花耀眼迎亲人,莺声悦耳喜临门。两两离别如隔岁,朝朝思念似盼星。多年经历诚可贵,八载磨难更同心。我等虽然遭陷害,历史终能辨假真。

将军夫妻与“东北叛党集团”冤案始末——吕正操上将与夫人刘沙 96

灾难在一夜之间降临。有人说吕正操与彭真、林枫在东北工作时,曾经“桃园三结义”,目的是反对“林副主席”。

黑暗对光明的回想。延安,另一片天地,另一番景象。吕正操和刘沙住处真是门庭若市,亲人故友,摩拳擦掌。

“东北叛党集团”株连数千人,吕正操夫妇坚持原则顽强抗争。他们害怕将军争辩斥责,用军帽勒住嘴,牙齿被勒掉了3颗。

“走过来是七步,走过去还是七步。”刘沙还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时就非常熟悉这句,但她从未想过会亲自体验,尤其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现在却身体力行了这狱中名句的无奈与孤寂。

母女探监。吕正操竟然不认识握着小手的小女儿。刘沙直截了当向丈夫说:“你应该向毛主席讲实话,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把问题如实地说清楚,家里的人可以送上去……”

悲剧元帅的悲情婚姻——彭德怀元帅与夫人浦安修 ... 109

彭德怀与周瑞莲年龄相仿。家里长辈们择吉日为他们定了亲——与表妹的真挚恋情,一生的眷恋。

生死未知,使她无奈与别人同居。和彭德怀的相见,使她痛哭流涕。刘坤模说:“我俩是有缘分的!”——原配夫人,终生的遗憾。

彭德怀的风度,倾倒了许多的中外记者。一位漂亮的外国女记者,以西方人惯有的态度,直率地向彭德怀表示了自己的爱慕之情——无法接受的女性之爱。

毛泽东熟悉彭德怀的脾气就像了解自己一样。“组织部有个刚来的大学生,叫浦安修,一文一武相结合。”——毛泽东亲点“红娘”给彭德怀作媒。

“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如果彭大将军的妻子一听枪炮声就害怕,那不让人

笑掉大牙吗？”——浦安修千里转战相伴君。

为了上庐山跟彭德怀一起“度假”，浦安修和他在电话里吵了架。赶到庐山，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阴影：庐山之折。

吴家花园的“分裂”。彭德怀痛苦地说：“如果和我分手，对你的处境有好处，那就分手吧！……”——悲剧并未结束。

“文革”之中：批斗会上的最后一次相见——几个红卫兵冲上去把浦安修的头往地上掼去，彭德怀的照片从浦安修怀里掉了出来。彭德怀大吼一声，冲到浦安修前面，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浦安修。

如何看待浦安修和彭德怀的婚姻关系，浦安修能否作为彭德怀夫人出席追悼大会问题被提了出来——邓小平说：“彭德怀夫人就是浦安修！”

忠骨柔情傲峥嵘——徐向前元帅与夫人黄杰 131

延河水悠悠向前流淌，日寇的铁蹄已被斩断。同为革命胜利奔波而征尘仆仆的黄杰与徐向前不期在延河畔相知相爱。徐向前不知爱妻曾是自己在黄埔的学员；而黄杰却早钦敬英姿勃勃的军事教官。清清延河水为二人牵线；一只“清煮全鸭”的婚宴……

世界之大且各各不同，然而命运有时又何其相似。徐向前是开国元勋，功劳卓著，军事才能非凡，可谓人中英杰，然而前半生家庭生活却极其不幸，先后有两个妻子死于非命；黄杰小姐闺中逃婚，投身于黄埔六期，二九芳龄即任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堪称巾帼英雄，可爱人却惨遭反革命杀害。巨大的丧偶之痛没有将他们击倒，只能使他们更加坚强，更加领略到真情的宝贵和拥有的不易……

山重水复，峰回路转，革命家的理想终成真；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日子，一对革命伴侣苦尽甘来，终于能相安一隅，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半赋闲”的徐向前对《满江红》爱不释手，黄杰工作之余相夫教子；徐向前说：其乐融融……

天地苍黄，风雨又起，徐向前和黄杰琢磨不出江青“举贤任能”的用意；徐小岩从父母严峻的目光里读出了深远的含义；形势紧迫，黄杰心中暗想：如果出了意外，决不离开他。他与她的感情注定要与中国的命运连在一起。“风雨漫苍穹，悠悠笃真情……”

虽然近黄昏，夕阳无限好。北戴河海滨浴场，徐向前尚能挥臂击浪，黄杰爱怜地说：“比不得年轻了。”病榻之上，元勋风骨昭然：“把骨灰撒在……河西走廊”。帅星向天飞，黄老夫人沉痛无语。元帅忠魂在万里舞长空……

情永篇

夫妻将军 风雨人生——甘泗淇上将与夫人李贞少将 · 153

在“肃反”中张启龙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和李贞离了婚。陈琼英当红娘，李贞嫁给甘泗淇。

雪山的风刮着，凛冽奇寒。草地，到处是茫茫的水草地。沼泽、泥潭，一片连着一片。

李贞看看自己。穿的衣服是男式的，腰间束的皮带无男女之分，头发剪得很短，和男的差不多。

油灯昏黄的火焰,照出了土炕和靠窗的一张旧木桌子,甘泗淇还没回来。在这种时候,不论作为妻子还是作为秘书长,都是没有办法的。

战争,使得他们不能像正常年月的夫妻那样生活,而只能将情和爱交给硝烟与烽火。

甘泗淇奉命就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对李贞说:“彭总点名让你也去。”

和丈夫一起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亲自把上将军衔授予甘泗淇,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开国将帅中唯一的一对夫妻将军。

长别离 长相忆 长相知——聂荣臻元帅与夫人张瑞华 173

中原腹地的鸡公山中,有一个闹着要上学的女娃。她希望自己能像太阳一样,燃烧自己,发出光芒,耀亮他人。

这不是谢冰莹的《女兵日记》。当他闯入她的眼帘,她正处在一个人生最幸福的时刻,然而她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成为自己的丈夫。

像一部传奇。丈夫去了苏区,妻子留在虎狼之穴,3岁的小女儿跟着妈妈蹲监狱。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红色恋人”。只有他们才真正能去解释“爱情”的涵义。

豪雨如注,张瑞华抱起小丽丽逃离了英租界。两天后,有人告诉她看到了巡捕房通缉她的布告。

一方面是丈夫在召唤,一方面是女儿在依恋。心如刀绞的张瑞华踏上北上的征程。她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苏区。夫妻相见,如在梦寐。

女儿看看照片,看看爸爸,终于扑到爸爸妈妈的怀抱里大哭起来。一家三口有了15年后的第一次团聚。

风雨同舟未了情 ——张云逸大将与夫人韩碧 ... 188

奇特婚礼。韩碧与手抱大红公鸡的7岁女孩施行婚仪。与丈夫张云逸谁也还没见过谁。韩碧相信他是好人。谁知张云逸回来后却大发雷霆:“让她走!我闹革命,举的是反对封建大旗,岂能自个倒娶小老婆……”

天伦之乐。张云逸为革命四处奔波之余,回家看到贤慧而善良的妻子儿女。“你叫胜之,他叫远之,净是什么之呀之的。再生一个可不让你又叫什么之了。”

生死茫茫千里之外,张云逸出生入死征战广西,劳山脱险。清贫家中,韩碧昼夜操劳,远之被拐,百断柔肠;日寇轰炸广州,王氏不幸身亡,韩碧携子打工,苦度时光。

虎口余生,张云逸转战苏皖。韩碧落入虎口,敌人大喜过望。“让我劝降我丈夫,那是白日做梦!”7个月监牢,20多人被杀。韩碧再见张云逸,放声痛哭。

真情可鉴。张云逸带着心事离职养病,韩碧西西伯利亚相伴为陪。家乡土改,韩碧老家蒙冤成“地主”,诱发了早年的心理刺激;张云逸说:“韩碧不能送精神病院,她跟我几十年,实在不容易……”

风乍起,板荡识忠臣。张云逸气极:“乱来!”韩碧尽量对他封锁消息;医院里,又遇陈毅,两老战友相互鼓励。张云逸临终嘱儿女:“我去之后,一定要照顾好你妈妈……”问行云可解生死情?后人垂泪寄哀思。

长空惊雷泣无悔——皮定均中与夫人张烽 ... 218

生如闪电之耀亮，逝如流星之倏忽。一代将星在参加演习的途中，座机与山峰相撞。夫人张烽亲自为丈夫撰写碑文。

那一场不成功的恋爱。“我很希望有一个我喜欢的爱人。我很愿意得到爱情。我很愿意爱一个人。我很愿意得到一个爱我的人给我的爱情。可是我不会说，我不会说，不敢说，说出来以后怕她不跟我，不爱我，这怎么办？”

萝卜炖肉的婚礼。中原突围，战将书写史之绝笔；化装独行，张烽历尽万千惊险。突围胜利，夫妇却得到没有料到的第五种结果：两个人都没死，但两个孩子全不在了。

都说女人是一个家庭中的盐，咸咸淡淡，都得她来调节。张烽在这个家中的角色，就是盐。

陪伴元帅一生——罗荣桓元帅和夫人林月琴 ... 236

35岁的罗荣桓，身经百战。17岁订婚完婚。离家时一封宣布夫妻关系解除的信。“罗主任和我的同学林月琴倒是挺合适的一对。”

瓜熟蒂落。对罗荣桓，林月琴早有耳闻，只是不能把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与眼前这个文气而又憨厚的人联系在一起。

罗荣桓几乎每天傍晚都骑马蹬过延河。同志们问警卫员：“罗主任呢？”警卫员总回答：“罗主任练骑马去了。”

结婚之日，蒙在鼓里的甘渭汉非要和罗荣桓一起睡。倒是谭政忍不住揭穿了谜底：“你这小甘，人家今晚要结婚，你睡在里面算怎么回事啊？”

新婚久别的夫妻战地相会。不会开玩笑的罗荣桓，望着林月琴穿着的那双球鞋，笑着说：“哎呀，你也变成‘洋包子’了。”

大孩子夭折。二儿子交给老乡抚养。罗荣桓得了严重的肾病。林月琴情不自禁地扑进丈夫的怀抱。

国外治疗，异域相伴。生命不息，死而后已。在开国元帅中，罗荣桓是逝世最早的一位。

【婚礼篇】

王宗槐, 中将。1915 年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青年干事, 第九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教育营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副政治委员, 华北军区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秘书长、干部部副部长, 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六十五人赠言和窑洞里的婚礼

——王宗槐中将与夫人范景明

相识在抗日疆场, 相聚在模范的后方, 卿卿我我, 话短情长, 从此花宿双飞, 准备弄瓦弄璋。

60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 宝塔山下, 延水河畔的一孔窑洞, 人们欢声笑语, 正在为一对八路军干部举行婚礼。

新郎王宗槐, 29 岁, 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共七大代表。新娘范景明, 22 岁, 白求恩医科学校的毕业生。

八九平方米的窑洞新房里, 单人铺板旁又加了块尺把宽的木板, 铺着干茅草; 盖的是粗布军用棉被。除了从邻近窑洞里凑来几张条凳和配发的一张小桌, 再也

没有其他摆设。对来宾的招待不要说烟酒糖果,连杯茶水也供不起。物质生活如此贫困,但大伙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道喜的人们,有的夫妻双双,有的三五成群带着贺礼——写在大红纸上的贺诗贺词,前来表表心意。邓颖超、钱瑛、帅孟奇、李伯钊四位大姐一进窑洞就笑嘻嘻地说:

“我们四人送你们四句话:

互爱互敬,互勉互励,互信互谅,互让互慰。”

顿时一阵掌声飞出窑洞外。接着,郭化若同志打开了他送的条幅: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趁此兴头,陈锡联、粟裕、王盛荣、赵敏珍四位同志,献上了他们的联名赠诗:

“清凉山下延河畔,景秀春明槐荫间,生产学习练武艺,亲亲爱爱庆丰年。”

由于诗中巧妙地揉进了新郎新娘的名字,赢得了大家喝彩。略显矮些的陈奇涵好不容易挤进人群,宣读了他与卫兵等八位同志的赋诗:

“相识在抗日疆场,相聚在模范的后方,卿卿我我,话短情长,从此花宿双飞,准备弄瓦弄璋。”八位同志,四对夫妻。他们的赠诗,点明了王宗槐和范景明恋爱结婚的地方。

张庆孚、刘澜波、王凯、何柱成、刘英勇五人送了一首贺诗:

一个是如花似春,
一个是不世奇男;
那个家居燕北,
这个长在江南。
千里姻缘红线牵,
你俩相识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人说三岛有神仙,
我说神仙在人间。
今天恭贺花烛喜,
明年再赴汤饼筵。
鑫斯衍庆,
亿万斯年!

由于窑洞容量有限,人们只得一批批进去。当时,延安有一出怕老婆的闹剧

《背板凳》，陈赓、陈再道、王树声、谢扶民便把这意思写在他们的贺诗中：

干大事业，
背小板凳，
两全其美，
乐在其中。

逗得大家前俯后仰地捧腹大笑。笑声稍停，新郎便诙谐地对新娘说：

“要注意呀！背板凳的事，我可不干！”羞得新娘直捶他的背，窑洞里更热闹了……

夜深人静，前来道喜的人早已退尽了，新郎新娘还在煤油灯下整理大伙儿的贺诗赠词。长条条，方块块，真不少呀！其中，有张庆孚、刘澜波等同志的散文诗《千里姻缘红线牵》；有罗瑞卿、蔡树藩、宋时轮、聂鹤亭、曹里怀同志的无题玩笑诗；还有孔原、谭友林、刘宁一等同志分别书赠的条幅等。数数名字，65位风云人物尽在其中。新郎和新娘深深感到，此情此谊，是世上任何金钱所不能买到的。可是，在那只能靠马背驮家产战争年代，不可能把它们全部保存，夫妻俩就把这些赠贺言词工工整整地抄在一个小本本上，永作纪念，保留至今。

王宗槐调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分区政委王平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爱人范景新有个妹妹……”

王宗槐将军与范景明同志的“红娘”，是王平将军及其爱人范景新同志。范景新是范景明的姐姐。

1941年，王宗槐由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调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时年26岁，尚未婚配。分区政委王平同志对他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爱人范景新有个妹妹，叫范景明，白求恩学校学员，19岁，人很聪敏，长得也好，抽空认识认识吧！”

范氏姐妹思想进步，品貌出众，王宗槐早有所闻，王平政委又主动做媒，当然求之不得。而范景明却有些顾虑：一是年龄差7岁；二是对政工人员有偏见，认为政工干部可敬不可亲。但她却不便驳姐夫的面子，对策是：不卑不亢地把这事扔到了脑后。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学校放了假，范景明像一只快乐的小白鸽，飞到了6里外的姐夫家门口。好几级台阶，她三蹦两跳，就进了门。猛抬头，见一位青年正襟危坐，在跟王平谈话。那青年见她跃入屋内，脸唰地红了。她呢，伸伸舌头，做了个鬼



上图:1937年3月,王宗槐 摄于延安。

下图:王宗槐与夫人范景明 1944年6月摄于延安的结婚照。



脸，一头扎进了内室。姐姐轻声地对她说：“看见了吗？他就是王宗槐，怎么样？”

回答是那样爽直：“长相尚可，太拘谨，可敬不可亲。”

这以后，王平夫妇便分头做开了工作。姐姐劝妹妹：

“热水袋，内外一样热，热劲不长；热水瓶，外冷内热，热劲长。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呀！”

王平则鼓励他的这位老部下说：“下次见面，活泼点儿，别总是板着个脸……”

第二次见面，由于事先的“毛毛雨”下得透，使这次会面避免了僵局，谈得蛮热乎呢。当谈到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时，王宗槐向她公布了登台演戏的历史。他在小歌剧《红军义务劳动日》里扮演过红军战士，在《小放牛》里还男扮女装演过小姑娘哩！说着说着，他兴致勃勃地唱了起来：

桃花红，李花白，杏子花儿开。只见那边牧童来。头戴斗笠，身穿蓑衣，脚穿草鞋，手拿短笛吹起来。叫声牧童你过来，你呀可知道，《共产党宣言》谁起草，十月革命谁领导？

唱着唱着，他又改了调儿，唱起了“兴国山歌”，那唱腔、那曲子土味十足，南腔北调，逗得她咯咯直笑。

就演技而言，她的嗓子、她的表演要比他强得多。两年前，她还是分区冲锋剧社的专业演员哩！她的笑，完全出于对这种敢于登台的勇敢精神的赞许。这笑声驱赶了陌生，矫正了偏见，飞越了沟壑，弹拨了心弦：

噢，政工人员并不都是板着面孔训人的，他们也有常人尽有的笑容和欢乐……

恋情的初步进展，使王平松了一口气：

“这下好了，组织上再也不必为他操心了。”

战争年代，组织上对干部是极为关心的。为王宗槐的对象问题，聂荣臻司令员还亲自给托媒说合呢。

那是一年前，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会刚结束，聂司令员带着王宗槐部长到杨成武负责的一分区去检查和布置工作。他们从平山县蕉潭庄出发，走到易县岭东村，王宗槐突然患了伤寒病，必须去后方治疗。分手时，聂司令员把亲身携带的几盒“维他司保命”送给他，并向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同志作了交代：

“如果他死了，尸体运到阜平城南庄入殓。要是能救过来，趁他住院治疗，在你手下给找个对象，他不小了，该解决婚姻问题了。”

叶部长真的这样做了，物色了好几个，一个也没谈成。可喜的是，王平的这条线，一下子牵出了成果。

要捎信，得事先写好，揣在身上等候。姑娘们住在一块，专搜情书。

就在恋人进入自行约会的阶段，艰苦的抗战迫使白求恩医科学学校迁址了。范景明随校迁到了树沟大台村，王宗槐也调动了工作，到四分区任副政委去了。隔山隔水，难于见面，这才开始了书信往来。

那时寄信，不像现在这样容易，邮件得靠行踪不定的交通员传递。要捎信，得事先写好，揣在身上等候。姑娘们住在一块，专搜情书，还当众宣读，多害臊呀！因此，范景明在学校里几乎不写信，只有偶尔到姐夫家去才背着他人写几句，托通信员捎走。

而王宗槐的来信却是及时的。每次反“扫荡”后，信就来了，询问与敌周旋的简况，打听班里哪些同志牺牲了，生活有什么困难等。还教她这个班长如何团结同志，指点她如何度过艰难的岁月。

白求恩学校生活很艰苦，烧柴、吃粮、吃菜等，都靠师生们到很远的封锁线上去背。山路崎岖，有些同学摔死在山沟里。范景明个子不高，力也单，背柴有困难，但不示弱，依然咬牙拼命。王宗槐来信向她传授背粮背柴的省劲办法，将背负物提高重心，贴紧背后。范景明一试，真管用，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感受。

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和课堂，临时借用的民房，大都散落于山野小村，没有食堂，天寒地冻仍然露天就餐，王宗槐则以他长期征战中摸索出的就餐经验传授于她，叫她跟别人身挨身地蹲成小圆圈儿挡风沙。学校发的军衣，都是前线士兵穿剩下的旧衣裳，最小的也可以成为她的大袄长褂。要想合身，得自己动手量体裁缝。王宗槐告诉她，改夏装，合体为佳；改棉衣，肥大一些不要紧，衣大顶半被嘛！

其他嘱咐，她都一一照办，唯独改棉衣的事恕不从命：依然奉行她那“美为佳”的宗旨。但从这些一系列的寻常小事中，她看到了他那体贴入微的美好心灵。

他对她的爱，还集中表现在支持她的学业上。

一年多的相识，双方都已情投意合了。婚期问题摆在面前。可学校有条规定，在校期间不准结婚，否则，就得中途退学。王宗槐年届27岁，非常理解她那颗不死的求学心。

不容易呀！她高小毕业后，家庭经济力量不允许，加之遇上“七七”事变，世态动荡，她辍学在家，多亏参加抗日宣传的景新姐姐把她带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进入了白求恩医科学学校。有了这么个学习机会，她从梦中笑醒过好几次。环境艰苦，她无所畏惧，功课再难，也难不倒他。虽说已经谈上了恋爱，却并未因此而影响功课，一直是班里的课代表和班长。如果只是为了寻找饭碗，凭着王宗槐的地位，结婚后退学，完全可以找到个合适的工作，要是那样，爱情岂不成了葬送学业的坟墓？

他和她,都以各自的努力和牺牲,再次证实,爱情,是奉献事业的一束绚丽的花朵。

范景明西行完婚,跋涉了3个多月,行程千里。有艰辛、有险遇,更多的则是爱的真谛……

1944年初春,范景明学完了白求恩医科学学校的所有正式课程,该是完婚的时候了,王宗槐却到千里之外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中央七大去了。

党的七大准备时间是很长的。拿晋察冀来说,1940年1月选出了代表,1943年8月,代表们启程赴延安,10月进入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经过一年半的集中学习,才于1945年4月23日正式开会。

就在王宗槐集中学习期间,中央军委决定调晋察冀教导二旅西进。王平则让范景明一同西行。因为,从阜平到延安,途经好几个县的沦陷区,还要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一个年轻姑娘,是很难单独前往的。

偏巧,中央军委调晋察冀教导二旅(简称教二旅)西进延安。王平则将小姨子委托于教二旅旅长黄永胜,请他将范景明带到延安。

范景明骑着一匹骡子,两只小包裹搭在乘骑背上,跟着教二旅旅部,顺利经过了五台、崞县、代县,进入宁武一带的小河岸边。对岸就是同蒲铁路,铁道上常有鬼子的巡逻队和游动的装甲车,但只要在天黑之后悄然穿行,就可以平安通过这道封锁线。晋察冀赴延安的代表和护送部队以及抗战中一直没有间断的地下交通都是夜间从这里瞅机而过的。而教二旅旅长黄永胜却十分轻敌。他对大家说:“我大部队过铁路,他小鬼子奈何于我?我就要白天过去,大摇大摆地过去!”

这天上午八点钟,黄永胜站在小河岸边指着对岸对大伙说:

“看见没有,对面的山头上有我们的大炮,两门最好的炮,只要鬼子的铁甲车一出动,我大炮一响,就砸他个稀巴烂!”他又指着不远处的山坡说,“那儿是我们的十几挺机枪,步兵来了由他们收拾。”

就在他向部队训话的时候,对面山上响起了枪声,机枪、大炮并未到位即与敌人遭遇了,而黄永胜并未引起警觉,仍下令大部队继续过河。当部队进入河谷时,敌人的两辆装甲车开来了,停在临河的铁道上向涉河部队拼命射击。

这时,范景明刚走进河谷的泥沼地段,一粒子弹打飞了那顶肥大的棉帽子。她摸了摸脑袋,那顶罩发用的小衬帽还在头上,没有血,于是自言自语道:“还行,脑袋保住了。”

她抬头看看四周,身边好几个战士牺牲了,鲜血流在河滩上。黄永胜的那匹马也被打伤了,像其他受伤的马匹那样,挣扎着、嘶叫着,毫无目标地奔突着。黄永胜